

# 女真史論

陶晉生著

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初版

# 女 真 史 論

陶 晋 生 著

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初版

# 女 真 史 論

著 者：陶 晉 生

出 版 者：食 貨 出 版 社

臺北市敦化南路57號6樓11室

電話：7510002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業字壹貳零零號

印 刷 者：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

臺北縣新店市文化路2號

定 價：精裝新臺幣160元

平裝新臺幣120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初版

# 女真史論

## 目次

導言 .....	1
第一章 西元十二世紀初女真興起的背景 .....	7
1. 女真民族的起源 .....	7
2. 女真漢化的背景 .....	12
3. 女真的軍事力量 .....	19
第二章 兩元政治：一一一五至一一五〇 .....	23
1. 早年的社會和政治變遷 .....	23
2. 上京的中國影響 .....	30
3. 兩元政治和封建勢力 .....	34
第三章 政治漢化：一一三五至一一六一 .....	39
1. 漢化與中央集權 .....	39
2. 官僚制度的形成和用人政策 .....	47
第四章 新社會結構及其危機 .....	61
1. 女真民族大遷移 .....	61
2. 金代初期和中期的社會衝突 .....	65
3. 女真民族的腐化 .....	70
第五章 世宗時代的改革運動 .....	77
1. 女真本土化運動 .....	77
2. 女真進士科的設立及其重要性 .....	84
3. 對於改革運動的評價 .....	88
第六章 金代末期的社會文化變遷 .....	93

1. 章宗時代的文化正統論·····	93
2. 漢人勢力的興起·····	102
3. 姓氏和婚姻·····	106
4. 文學藝術和宗教·····	108
5. 與南宋的交互影響·····	122
結論·····	129
史源及參考書·····	135
索引·····	173

## ■ 表

表一 金初皇室表·····	25
表二 金代統治階層構成表·····	49
表三 金代漢人入仕途徑表·····	49
表四 金代漢進士依地域分配表·····	50
表五 金代進士錄取名額·····	51
表六 金代女真人仕進途徑表·····	56

# 導 言

遊牧和半遊牧民族從中央亞細亞和北亞入侵中國及其結果，是構成中國歷史的一個極重要的因素。遠在戰國時代，遊牧民族就開始發動了和中原農業民族的長期戰爭。漢帝國瓦解以後，五胡亂華帶來了一些滲透到華北來的胡人朝代。這些外來的朝代或許可以和同時在歐洲由於民族大遷移而產生的王國相比較（一），在中國和歐洲都留下了深遠的影響。北朝中的拓跋魏和北周，創設了重要的制度，如府兵和均田制，直接影響到隋唐的政治和社會（二）。在大唐帝國崩潰以後，北亞民族向南方的壓力增強，相繼建立了遼和金兩個朝代。這兩個朝代象徵著所謂「征服王朝」的興起，而在後來蒙古和滿清帝國的形成達到了頂點（三）。

關於金代的歷史，爲人熟知的有兩件事。就是第一，金代女真人運用了一套相當成功的恩威並施的方法來統治東北和華北，前後約一百二十年（西元一一一五～一二三四）。第二，雖然如此，最後這些外來的統治者仍然被中國傳統文化所同化。但是在其他的方面，如疆域大小，軍事力量的強弱，和國祚的久暫，金代遠不如元、清兩代。所以近代史家對於金代的歷史不甚注意，對於上述兩個問題，也沒有作過有

（一）這是日本學者田村實造的意見。參看他的「遊牧民族と農耕民族との歴史的關係——東アジアと西アジアの場合——」，京都大學停年退官最終講義，一九六八，頁二至八。

（二）參考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二十二，一九四六再版。

（三）田村實造（「前引文」）和 Karl A. Wittfogel 都認爲遼金元清屬於「征服王朝」（conquest dynasties）。看 Karl A. 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Philadelphia: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 pp. 24-25.

系統的研究<sup>(四)</sup>。然而女真人征服和統治華北的重要性，不僅在他們代表征服王朝的崛興，也在他們樹立了異族入主中原的模式，而為後來元、清兩代所模仿。

就邊疆民族所建立的朝代的社會文化變遷的情形來說，大概可以看到兩個模式。遼朝的契丹族代表有限的涵化的模式。遼代的政治和社會系統具有兩元的特徵，就是運用中原的制度來治理漢地，而保持著原有的制度來管理契丹部族。金代漁獵兼農耕的女真族則和拓跋氏相似，採取了「全盤漢化」的政策。他們所建立的制度，一大半都是採自中原。但是在這裏應當指出，雖然女真人大量採取漢人的制度和文化的，直到金代滅亡，他們仍然保留著一部份原有的文化遺產。而且女真人在華北的成功，也由於他們在初興時期模仿了契丹人的兩元政治系統，並加以改良。同樣的，後來蒙古和滿洲吸收了遼金兩代的成功經驗，再加以重要的改革和適應，來幫助建立他們的大帝國。

所有這些王朝都遭遇到兩個根本問題。第一，怎樣提高部落中酋長的權威，以集中人力和物力來從事征服工作；以及怎樣在完成征服工作以後鞏固新成立的政權。女真征服者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一方面致力於集中大權於中央政府和皇帝，另一方面積極採取中國制度和利用中國官僚，來鞏固新政權。這種解決問題的方法引起了第二個問題，就是怎樣應付在和中原儒家文化接觸和混合以後所發生的女真

---

(四) 國人關於金代的著作，主要的有姚從吾的金史講義（見書目），收入東北史論叢（正中書局，一九五九）下冊中的論文，和「女真漢化的分析」，列入大陸雜誌社，宋遼金史研究論集（一九六〇），頁二七八—二九〇；毛汝，遼金史事論文集（河南商務印刷所，一九三五）；陳述，金史拾補五種（一九六〇）等。日人的著作較多，主要的如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的研究（滿日文化協會，一九三七），金代政治制度の研究（東京：中央公論，一九七〇），和외산軍治，金朝史研究（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會，一九六四）。西文專著僅有 C. de Harlez, *Histoire de l'Empire de Kin ou Empire de Or* (Louwan: Charles Peeters, 1887) 一種，此外在慕尼黑大學傳海博 (Herbert Franke) 教授主持下的金史中社會經濟史料的翻譯工作，仍在進行中。請參看本書所附書目。

文化的存續問題。對於這一個問題，女真人採取的解決方法是推行以恢復固有文化爲中心的改革運動，一方面保存固有文化的若干成份，另一方面對於漢族的文化採取擇善而從的態度。本書的主旨之一，就是探討以上這兩個主要問題及其解決的方法。其次，在女真人接受漢文化薰染的過程中，他們的社會和政治上又發生了一些新的問題。例如與漢人的合作和相處，都有一些困難和障礙，在他們採取了中原漢文化以後，他們自身因文化失調，也產生了腐化的問題。本書的次一主旨即在探尋這些問題，及解答的方法。最後，著者試圖研究在女真人統治中原的期間，對於中國文明發展的貢獻和影響。書中關於政治和軍事方面的史實，祇在必需提到時纔簡略的敘述。

在本書中，漢化將在社會與文化變遷的範圍中加以研討(五)。雖然社會變遷和文化變遷中間有區別，但是二者之間有密切的關係。十二世紀中華北的社會文化變遷由於女真的入侵和佔據而成爲很複雜的過程。要分析這一過程，涵化和同化這兩個觀念很有幫助。但是這兩個觀念却有語意上的混淆。人類學家傾向於認爲同化是涵化的一個階段或涵化的結果(六)，而社會學家則以爲同化包括了涵化。(七)「同化

---

(五) Francis R. Allen 在 *Socio-Cultural Dynamics: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Chang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71), p. 43 指出：「人類事務中的變遷最好從社會與文化變遷的綜合中去探討。」

(六) 根據 Robert Redfield, Ralph Linton 及 Melville J. Herskovits, "Memorandum on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38 (1936), 149-152, "Acculturation is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assimilation*, which is at times a phase of acculturation." Ralph Beals 也指出 "in the case of a wholly acculturated individual, clearly the acculturative process has terminated and we are speaking of a condition. Moreover, it is difficult to see how this differs from sociological use of the term '*assimilation*,'" 看其 "Acculturation," in Sol Tax, ed., *Anthropology Today: Selec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p. 381. 並參看 Melville J. Herskovits, *Acculturation: The Study of Culture Contact*. Gloucester, Mass.: Peter Smith, reprinted, 1958.

(七) Milton M. 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62-66.



」一詞在本書中的意義近於華來士 (F. C. Anthony Wallace) 的定義：「在同化中，從屬的羣體試圖幾乎全部放棄現存的不適當的文化，而進入主宰的羣體的社會中，並採取其文化（僅僅保存若干浮淺的殘餘文化特質）。」（八）這一定義包含了涵化和統合 (integration)。不過適於本書討論的定義必須將上述「主宰的羣體」改為「文化上主宰的羣體」，以免引起女真人纔是政治上和軍事上居於主宰地位的羣體的爭論。（九）「漢化」的意義即從這一條改過的「同化」而來。人類學家大致同意「接受、綜合、和反應」作為涵化的可能結果。（一〇）本文除參考這一類的研究外，並且參考關於「傳佈」(diffusion) 和「創新」(innovation) 的研究成果來解釋史料。（一一）

本書第一章是關於女真民族的來源和他們的文化的簡單敘述，提供進一步瞭解歷史發展的基礎，尤其是促使女真接受中國生活方式的一些因素。接着描述女真建立新國家的努力及其摧滅遼、宋的經過，而重點之一為估量女真的軍事力量。征服戰爭帶給女真統治者若干問題：如何鞏固諸民族中女真的統治地位？如何解決女真族內部的新難題和衝突？如何在新的文化社會環境中適應與調整他們的生活方式？

---

(八)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2nd Printi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p. 163.

(九) James W. Vander Zanden 對 assimilation 下的定義是 "a process whereby groups with diverse ways of thinking, feeling, and acting become fused together in a social unity and a common culture," in *American Minority Relations: The Sociology of Race and Ethnic Groups* (2nd ed.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1966), p. 298. 此一定義包括社會與文化變遷。Vander Zanden 並且認為此一名詞是一個具有包容性的觀念，可以引起 acculturation 與 integration. 但是他的定義並未考慮在涵化過程中兩種文化的不同。Rolph Beals 指出 "assimilation is that form of acculturation which results in groups of individuals wholly replacing their original culture by another (as opposed to groups reformulating a 'mixed' culture)." 看 Beals, *op. cit.*, p. 382.

(一〇) Beals, *op. cit.*, p. 3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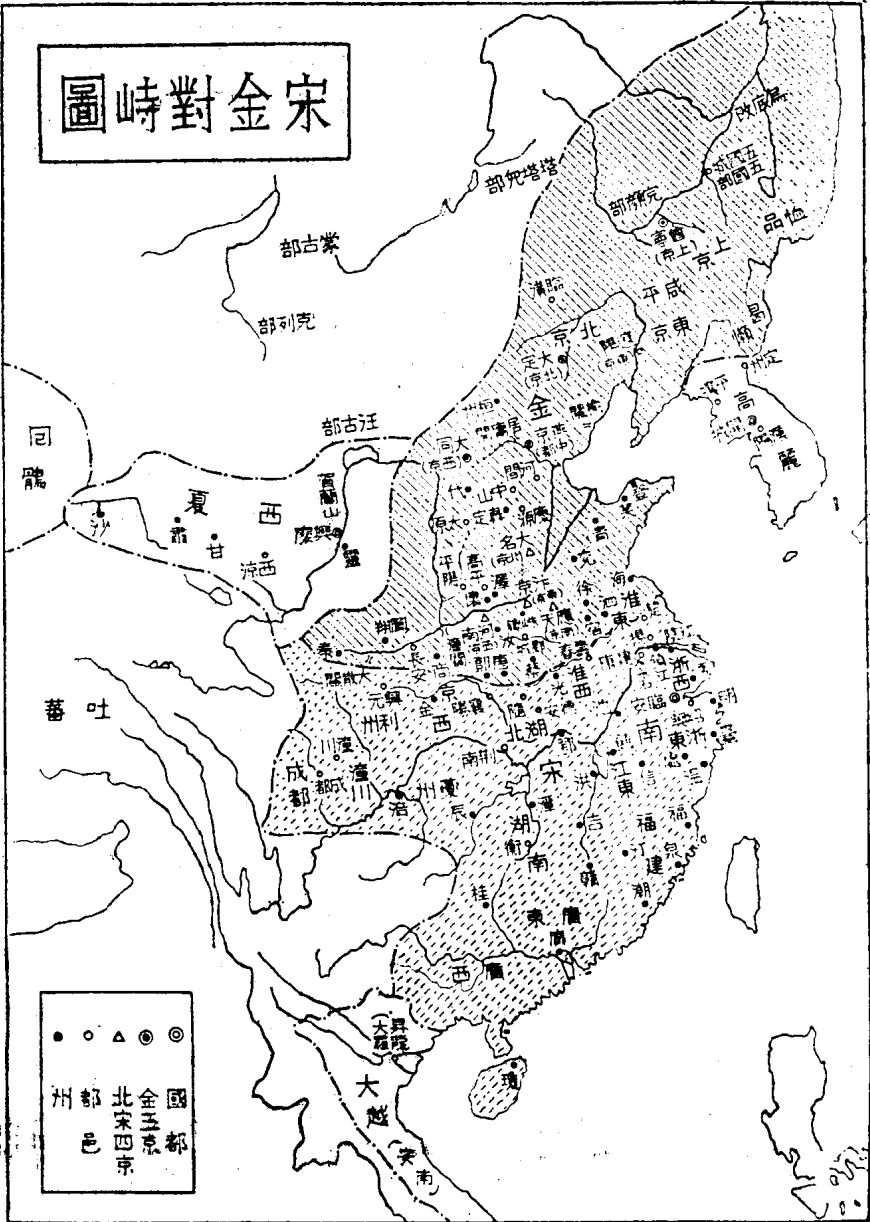
(一一) Francis R. Allen, *op. cit.*, Chaps. 10-12; Robert T. La Pierre, *Social Change* (New York: Mac Graw-Hill, 1965), Chaps. 4-6.

這些問題的解決，在第二、三兩章中討論。第二章探究征服戰爭後，在一一一一五至一一五〇期間初步的社會與文化變遷，漢化的開始，和封建勢力的抬頭。在第三章中則為關於創新者和擁護新政者與保守派的鬥爭。創新者於一一二三至一一六一年間採用了不少中國制度，而與反對徹底漢化的保守分子鬥爭。前者成功地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力來壓抑反對派。在接受了中原政治制度以後，金朝的政府中仍保存着若干女真成分。在這一章中研究女真官僚制度和二元化的用人政策。這兩方面也反映了新社會結構的性質。第四章裏討論女真遷移至華北定居的情況及其社會上的變動。女真人大量採取中原制度與習俗嚴重影響其原有生活方式。一一六〇年代初期的社會變亂與政治鬥爭迫使統治者復振其原有文化以鞏固其政權。第五章分析文化的復振，其影響及其失敗。第六章繼之對十三世紀初葉金代社會與文化加以評估，並試提出社會文化變遷如何改變及增長中國的傳統文化。最後在結論中提出女真漢化的要點及女真統治的影響。

拙著係根據著者在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所寫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在寫作過程中，承蒙鄧嗣禹師和法勒爾師 (Robert H. Ferrell) 的指導，特此誌謝。著者曾經利用印第安那大學圖書館、國會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及傅斯年圖書館，亦一併誌謝。本書英文原稿已於一九七六年由華盛頓大學出版部出版，並經該出版部同意發表中文譯本。

中文本章節與英文本不盡相同，並且增加了若干新資料。書中錯誤，在所不免，完全由著者負責。又拙著出版後，德國漢學家傅海博發表書評，頗多溢美。但少數西人懷有成見，不能接受異族被漢人同化之論點，對拙著頗有微詞。著者為澄清若干誤解起見，曾答覆達德斯教授。此外，對其他不能讀或未讀金史而妄加貶抑拙著者，不再作覆。

# 宋金對峙圖



# 第一章

## 西元十二世紀初女真興起的背景

### 1. 女真民族的起源

女真這個名稱初見於史籍是在西元九〇三年(一)，一般史書記載在五代時黑水靺鞨或稱女真(二)。但是也有傳說以為唐代已有女真酋長姓拏(三)。女真一詞有不同的音譯，如朱理真、主兒扯、珠申或諸申、及羅馬拼音的 Jurched, Jürčed 等。女真文中，女真寫作「𡗗岑」，音為 Jursen 或 Jurčen(四)。

自從女真出現於中國史籍以後，就被史家認為是西元前六世紀已經居住在東北的肅慎民族的後裔。事實上史家以為幾乎所有的東北民族都是源自肅慎(五)。既然如此，女真自然也不例外。這種說法的缺點，是史家很少注意考證這些民族是否真正屬於同一個來源，傳統的史家凡遇到邊疆民族來源的記載，大都是抄襲前代的史書，沒有人注意為甚麼在不同的時代，假定的同一民族竟有不同的稱呼。並且，沒有人在把前後兩種民族當作一個的時候，舉出充份的證據來。在這種

(一) 脫脫等，遼史(百衲本)卷一，天復三年春「伐女直下之，獲其戶三百。」

(二)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文海書局影印本，一九六二。以下簡稱會編)卷三，頁二上；洪皓，松漠紀聞(遼海叢書本)，卷一，頁一上也說：「女真即古肅慎國也，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

(三) 如北風揚沙錄(涵芬樓秘笈本)卷二十五，頁二十四上：「姓拏氏，于夷狄中最微且賤。唐貞觀中靺鞨來中國，始聞女真之名。」薛居正，五代史記(百衲本)卷七十三引胡峴「陷北記」中有關於「東女真」的記載，應當是最早的記錄。

(四) 關於女真名稱的討論，看韓儒林，「女真譯名考」，華西協合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至四期合刊(一九四三)，頁一至十一；Henery Serruys, *Sino-Jurched Relations during the Yung-lo Period: 1403-1424* (Wiesbaden, 1955), p. vii, n. 1.

(五) 國語「魯語」下有肅慎氏進楛矢石弩的記載：「仲尼曰：……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

情形之下，西元三至五世紀的挹婁，是源自肅慎；六至十一世紀的靺鞨，是挹婁的後代；其他夫餘、勿吉和渤海，無不與肅慎和挹婁同源；而女真是所有以上這些民族的後裔（六）。

現代的人類學和考古學的研究，提供了一點和以上這種說法不同的知識：東北自古以來不但是幾種民族會合的地區，而且是幾種文化交融的中心。在後新石器時代，海洋文化傳統流行在東部沿海。後來黃河文化從南部滲入；戈壁文化從西部和西北傳進來。民族的成份和文化的傳播相同，也不僅有一個來源（七）。由於傳統史家的記錄不是出於文化人類學及民族誌學者之手，而且由於自古民族和文化的不斷混合，將民族一個個的分辨，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以下的推測，僅是一種試探而已。

東北地區的最早文化傳統，也就是海洋文化傳統的代表民族是古亞洲族(Paleo-Asiatics)（八），或濊貊民族（九）。他們的基本生活型態是漁獵採集和一些農耕，住在半穴居（Sub-terranean dwelling）中。他們的分佈廣被西伯利亞的東部（一〇）。另外一個重要的民族是通古

（六）關於這種說法及其批評，看李學智，「釋女真」，列入宋遼金史研究論集（臺北：大陸雜誌社，一九六〇），頁一七四至一八七。

（七）參看Chang Kwang-Chih, "Neolithic Culture of the Sungari Valley, Manchuria",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7 (1961), 70-71; Also his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rev. e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67, 181-183; 及其新著，詳下文；Cheng Te-k'un, *Archaeology in China, Vol. 1, Pre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England, 1959), pp. 135-136.

（八）L. Shrenk 是第一個用Paleo-Asiatics一詞來描寫最早在西伯利亞和東北的民族。看 M. G. Levin, *Ethnic Origins of the Peoples of Northeastern Asia* (Toront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3. 以下簡稱*Ethnic Origins*), p. 103.

（九）文崇一「濊貊民族文化及其史料」，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五本（一九五八），115—214。

（一〇）A. P. Okladnikov, *Ancient Population of Siberia and Its Cultur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以下簡稱*Ancient Population*), pp. 31-32; M. G. Levin and C. P. Potapov, *The Peoples of Siber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以下簡稱*Siberia*), pp. 6 91-6 92; M. G. Levin, *Ethnic Origins*, p. 105.

斯族(一一)。他們的經濟生活也是以漁獵為主，輔以農耕。家畜以豬為主。信仰沙曼教(Shamanism)(一二)。他們的分佈，最早大約從貝加爾湖到黑龍江一帶；民族的構成，包括貝加爾湖以南戈壁地區民族的成份(一三)。他們在東北和古亞洲族有混合的現象，並且採取了古亞洲族的風俗習慣(一四)。

現代的史學家和人類學家頗為懷疑古籍所載東北祇有一個民族系統的理論。凌純聲即曾懷疑肅慎是通古斯(一五)。沃沮、挹婁、夫餘、勿吉、靺鞨兀者和渥集似乎都出自同一語源，意義是窩集，即密林(一六)。凡是有這種名稱的民族，都是居住在森林地帶從事漁獵的人，也就是東北最早的居民。而這些民族，又都和濊貊有關(一七)。不過，根據近年來東北考古發掘的成績，張光直提出了綜合的看法，他指出：

史前的東北，正好位於史前亞洲東北部的幾個主要的文化傳統之間，在它們彼此的交流上，無疑的扮有重要的角色。這幾個主要的文化傳統，粗疏的說來是代表亞洲東北部的主要地形氣

(一一) 究竟通古斯族在何時入居東北，仍然不能得到清楚的答案。Okladnikov 認為通古斯族是在西元前二千年至一千年間形成 (*Ancient Population*, p. 32)。P. Schmidt 認為通古斯族遷移到東北的時間相當晚，在西元後至十世紀間 (Levin, *Ethnic Origins*, pp. 163-164)。但是吉林西團山的考古發掘，發現約當古籍所載的肅慎的時代，就已經有通古斯人存在。看賈蘭波、顏蘭，「西團山人骨的研究報告」，考古學報(1963—2)，101—109。並參考 Kuang-chih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p. 353。

(一二) Okladnikov, *Ancient Population*, p. 29; 在西團山的發掘中，發現很多豬骨。看東北考古發掘團，「吉林西團山石棺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4-1，29-50。

(一三) Okladnikov, *Ancient Population*, pp. 29, 31-32; Levin, *Ethnic Origins*, pp. 171-186; Siberia, pp. 101-103, 622-623。

(一四) Levin, *Ethnic Origins*, pp. 171-186; *Siberia*, pp. 101, 623。關於通古斯民族的來源的各種理論，看 Levin, *Ethnic Origins*, pp. 162-171。

(一五) 凌純聲，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南京，一九三四)，頁三四。

(一六) 同上，頁四五—四九；曹廷杰，東三省輿地圖說(遼海叢書本)，頁二十六，劉節，「好大王碑考釋」，國學論叢二卷一期(一九二九)頁一七——一八。

(一七) 文崇一，「濊貊民族文化及其民料」。

候環境型態與史前文化對它們的適應方式：(一)華北大平原與中原文化的適應方式；(二)東蒙草原與草原文化的適應方式；(三)貝加爾湖與林納河流域的森林，與北方湖河森林文化的適應方式；(四)太平洋岸的海濱省、庫頁島、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島，與海濱文化的適應方式。……(一八)

他採取西團山作為代表，該地出土器物有石斧豬骨，及「近于北亞蒙古人種的通古斯族」的遺骨。又採佟柱臣之說，「西團山石棺墓的年代估計約在春秋戰國之際。」最後，他以為「如果這種估計可靠的話，吉林的史前住民似乎是屬於肅慎、挹婁的一系。文獻上所記的石斧、畜豬的風俗，在考古的材料裏得到了有力的印證。」(一九)

文獻上又記載挹婁的語言，「不與夫餘、句麗同」，而夫餘和句麗的語言顯然是古亞洲族或上述海濱文化系統的語言。(二〇)

靺鞨也是通古斯族，和女真的關係極為密切，例如三朝北盟會編載：

……女真，古肅慎國也，本名朱理真，番語訛為女真。本高麗朱蒙之遺，或以為黑水靺鞨之種(二一)。

洪皓松漠紀聞也說：

女真即古肅慎國也，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二二)。

金史卷一記載：

(一八) 「東北的史前文化」，列入中國上古史編輯委員會，中國上古史(待定稿)第一本史前部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七二)，398。

(一九) 同上，「松花江中上游吉長地區」節，407—408。關於養豬並請參看下文。

(二〇) 陳壽，魏志(百衲本)卷三〇，頁一八下至一九上。傅斯年在東北史綱初稿第一卷古代之東北(一九三二)即辨明挹婁、勿吉、靺鞨及女真屬於通古斯族，與夫餘、句麗、濊貊語言和生活習慣不同。見頁一三——一四，一一四——一五，一二二——二三。

(二一) 會編卷三，頁一上。

(二二) 松漠紀聞卷一，頁一上。

金之先世，出靺鞨氏。靺鞨本號勿吉，勿吉古肅慎地也（二三）

○

前文已提到過，這些史料之間或者有互相抄襲的嫌疑。但是我們還可以在高麗的歷史中找到證據。高麗史記載靺鞨、黑水靺鞨、黑水和女真是同一個民族，他們的名稱可以互換。例如既提到「三十部女真」，又說三十部女真屬於黑水靺鞨。一個黑水的酋長有時被叫做東女真酋長，有時又叫做黑水靺鞨的酋長。在東女真和黑水之間，也發生同樣可以互換的情形（二四）。

雖然高麗史的著者認為女真就是靺鞨或黑水，中國史籍的記載仍然有區別。例如西元九二四年女真侵擾契丹，同年黑水國遣使向後唐進貢。九二五年黑水和女真同時來進貢（二五）。九二六年靺鞨遣使到契丹朝廷，但是九二七年又載女真遣使向契丹朝貢（二六）。對於這種現象的可能解釋是：靺鞨和女真早已和東北當地居民混合，在靺鞨強盛的時候，女真都屬於靺鞨，所以女真又叫做靺鞨。到了靺鞨衰微，女真興起的時候，女真人就不願意再被叫做靺鞨了。不僅如此，靺鞨反而被稱為女真。這種情形在其他部落中時常發生，如蒙古強盛的時候，在他們統治下的各種民族都喜歡自稱是蒙古人（二七）。更重要的是：西元一一〇〇年以後，靺鞨即不再見於史籍。這個事實不但證明靺鞨服屬於女真，而且證明兩者之間的差別極小，因為在女真統治下，並非所有的民族（如渤海、奚和契丹）都叫做女真的。

---

（二三） 金史，（百衲本）卷一，頁一上。

（二四） 鄭麟趾，高麗史（漢城：延禧大學排印本，一九五五），頁九一，一八四，一〇四，一一一，一〇三及一二九。

（二五） 薛居正，五代史記，卷三二，頁七上及一四下。

（二六） 遼史卷二，天顯元年二月丁未，卷三，天顯三年正月己未。九三七年靺鞨又遣使朝貢，見卷四，會同元年八月戊子。

（二七） 看Henery Serruys, *Sino-Jurced Relations during the Yung-lo Period*, p. 31.



## 2. 女真漢化的背景

女真民族趨向於採取漢文化的第一個重要因素，是他們發祥地松花江流域的地理環境和他們生活的基本型態，比較其他野蠻民族接近漢地和漢人。松花江流域不但適於漁獵和放牧牛羊，也是可以發展農業的地區。根據最早關於女真生活的記載，可以知道他們並不是遊牧民族，他們的基本生活型態，是漁獵、畜牧和農耕。

女真人從事於農業的證據，可以從當時人的記事中找到。西元一一二五年出使金廷的宋使鍾邦直，報告松花江一帶「地宜黍稷」，並且「耕種殆遍」（二八）。女真人知道用牛來耕種，早在一〇四二年女真酋長就曾向高麗政府索取耕牛（二九）。在松花江中游發掘出的金初遺物中，有很多鐵犁（三〇）。女真人所種的農作物，包括稻米、麥和黍（三一）。

在女真人的典禮中，也頗多農業的意味。完顏阿骨打（一〇六八—一一二三）的就位典禮中，陳列了九個耕具，「祝以闢土養民之意」（三二）。早在他建國以前，女真酋長就有「春正擊土牛」的習俗（三三）。

女真人建築城寨來定居，和他們的農業活動有關。普通的城或寨包含數十家木屋。鍾邦直曾記下很多城寨的名字，如蒲里孛堇寨、托

（二八）鍾邦直，「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以下簡稱「行程錄」），列入陳樂素，「三朝北盟會編考」，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二分（一九三六），275。

（二九）金史，卷七一，頁八上；高麗史，頁一三四。

（三〇）吉林博物館，「吉林虎城調查簡記」，考古，一九六四——一，四七；黑龍江博物館，「黑龍江拉林河右岸考古調查」，考古，一九六四——一二，六〇三一—六〇六。

（三一）會編，卷三，頁二下及四上；卷四，頁一三上；卷七一，頁六上；鍾邦直「行程錄」，二七五。

（三二）金史卷三六，頁一上；卷七三，頁一下：「以耕具九爲獻，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穡之艱難」。

（三三）會編卷二四四，頁一上。